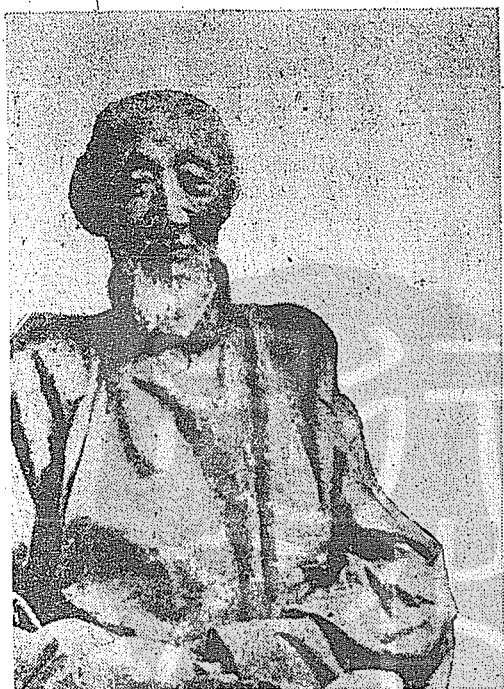


中興人瑞馬相伯

王培堯

壽登期頤一身是史

現代中國有一位非常奇特的人物，張之洞稱譽他是：「中國第一大演說家」，他的得意弟子于右任頌揚他



中興人瑞馬相伯

享壽一百一十歲，具有多方面成就的學人
馬相伯先生遺照

爲：「百歲青年」。由於他生於憂患死於憂患，自李鴻章幕府，而韓王師傳，出使日美，卒於國民政府委員任上，使他成爲中國近百年來外侮內亂的身歷目覩者。從遜清道光二十年（一八四〇），到民國廿八年（一九三九），他是一百年裏的歷史見證。因此，南社巨子名詩人柳亞子給他寫下了「一老南天身是史」的名句。民國十八年（一九一九），他的門牆桃李，羣集他所創辦的震旦大學，慶祝他的九十年華

誕，吳稚暉先生還曾親撰一副膾炙人口的壽聯致賀，聯曰：

「得天獨厚，應壽一萬八千齡，才經過二倍百分之一；

其道大光，曾傳三千七百日，皆能位兩間壹是於三。」

于右任先生亦有一聯稱觴：

「先生年百歲，

世界一壽星。」

這位世界壽星的百歲老人，便是我國中興人瑞，一代人傑馬相伯。一位在世一百年，具有多方面成就的人物。哲學家、宗敎家、教育家、大壽星，同時又是一位熱烈的愛國者。

「讀書不忘救國，救國不忘讀書」這兩句口號，便是由他喊出來的。馬相伯先生經常感慨系之的說：

「我是一八四〇年出生的，自從一八四二年，中國爲禁鴉片煙，跟英國打了敗仗，割了香港。使我從小就因爲國家憂患而深受痛苦。咸豐八年俄國割去了黑龍江以北兩百四十萬方里的地方，以及烏蘇里江以東一百三十萬方里的土地。光緒十六年英國又割去了西藏屬地、哲孟雄一帶。光緒廿一年日本又割去了台灣，一口併吞了高麗。民國初興，外蒙古獨立，後來日本又進攻我大陸，東三省淪亡。民國廿六年蘆溝橋事變，日本益發的大舉入侵，陷我平津京滬武漢。世界上的人民，要算我們的同胞最苦了。我是在國家憂患中生長的，現在我們還在受他人的欺凌，在國難頻仍的祖國中活着。唉，我老了，年高非眞福，有何可樂？希望可愛的青年們，看見同胞的受苦，不忍看中國再被宰割，號召青年同志，一致起來救國！」

由於國家憂患而飽受痛苦的馬相伯先生，曾經在民國廿七年，九十九歲的時候，應于右任先生之請，從廣

西風洞山遷往雲南昆明去避寒。道經越南涼山，因為得病暫時留居，大公報的胡愈之曾往訪問這位「中與人瑞」，馬相伯在病榻上十分沉痛的說：

「我是一隻狗，只會叫，叫了一百年，還沒有把中國叫醒！」

這是何等感人的崇高愛國精神！

民國廿八年四月六日，適值馬相伯壽晉期頤元旦，當時抗戰正殷，敵騎縱橫華北，華中與東南半壁江山，國家面臨最嚴重的考驗。可是全國同胞爲了對馬相伯先生表示崇敬，一掬衷心的賀忱，各方函電紛集，一致譽爲「中與人瑞」。全國各大都市，同時舉行遙祝馬相伯先生百齡華誕典禮，情緒至爲熱烈，成爲抗戰揭幕以來唯一值得大家興奮的事。在重慶，蔣委員長親蒞在銀行公會舉行的各界祝嘏會，由主席領導行禮，儀式極爲隆重。馬相伯先生則以前方將士勞苦爲念，他把所有的賀儀，全部移贈犒慰傷兵之需，使全國軍民爲之深切感動。

馬相伯在涼山住了一年多，在那一段時期，他委實是身在異域，心繫祖國，時刻以戰事進行，後方情況爲念。民國廿八年元月五日，遠在羅馬梵蒂岡的教皇，曾特派刻在台灣于斌主教，專程到涼山訪晤，代表教皇賜福，並且頒賜聖像。三月十九日，涼山天主堂的漢司鐸又在馬相伯的住宅，舉行百歲壽辰謝主彌撒。七月，羅馬教廷駐華代表蔡寧總主教又親臨訪問，備致崇敬。所以，就一位天主教徒來說，馬相伯所身受的曠世榮典，恐怕沒有任何一位可以和他相比擬。

長壽之道不過三條

中與人瑞馬相伯

進入一百歲的「中興人瑞」馬相伯，終於到了必須用藥物維持體力的階段，但是他仍滿心關懷烽火連天的祖國。接見任何一位訪客，除了抗戰近況和後方建設，就別無他話可說。到了廿八年十月十九日，因為涼山氣候驟變，乍暖乍寒，馬相伯年高體衰，無法適應，他的體溫昇到卅八度，精神也漸漸的趨於委頓。可是，十月廿九日有客自國內來，告訴他長沙第一次大捷的詳細經過，使馬相伯大喜過望，當天晚上他就能夠欠身坐起，略進飲食。而且由於長沙大捷的消息，興奮得無法入眠，病勢因而轉劇。十一月三日早晨九點鐘，他把家人召到榻前，家人們都以爲他要交代臨終遺言，祇是百齡老人已入彌留狀態，語音已不能辨，祇聽到他喃喃的在問：

「消息……消息……」

原來他還在想探問最近的時局消息，家人祇好上前安慰他說：

「國事自有領袖和當軸諸公主持，全國軍民，時正努力抗戰，而且不獲勝利，決不中止。最後勝利一定是我們的，請您老人家放心吧。」

馬相伯這才點了點頭，旋即陷於昏迷不醒，延至次日（十一月四日）凌晨，一代人望，就此溘然長逝。

馬相伯，名良，江蘇丹陽人，寄籍丹徒馬家村。丹徒這個地名有一段歷史掌故，相傳秦始皇在位的時候，據報丹徒那一帶地方有天子氣，秦始皇唯恐那兒會有真命天子出世，奪他「萬世一系」的江山。因此他派三千名繕衣徒，到丹徒去挖了一個大坑，再把挖出來的泥土，堆成了京山和峴山，這便是所謂的「京峴南坑」，秦始皇算是把丹徒一帶的「天子氣」澈底破壞了。「繕」同「丹」，所以這一處地方往後就以丹徒爲名。漢朝曾置丹徒縣，故城在鎮江東南的丹徒鎮，唐朝以後又置鎮江縣治，清朝爲鎮江府。民國十七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

，改以鎮江縣爲省會。準此，自清以降，丹徒就成爲鎮江的舊稱。

宋朝宰相馬廷鸞是馬相伯的二十一世祖，二十世祖馬端臨，是「文獻通考」的著者，由於馬廷鸞和馬端臨都是籍隸江西樂平，可見馬相伯一族係自江西遷來鎮江定居。這一個家庭從明朝萬曆八年（一五八〇），利瑪竇來華以後就開始信奉天主教，到馬相伯誕生時至少也有了二百卅一年的悠久歷史。所以，當馬相伯呱呱墜地的那一天，道光二十年（民前七十二年，公元一八四〇）陰曆三月十八，陽曆四月十七日，他即已領天主教的洗禮，聖名約瑟。

父親馬松岩，是一位教書先生，十四歲因爲體弱多病，發憤研究醫學，不但在廿七歲的時候，使自己的宿疾盡去，身體轉弱爲強，而且成爲一位挺有名氣的醫師。馬松岩在鎮江縣壺濟世，他心地非常慈善，經常施醫施藥，對於患有瘡疥癰疽的病人，他必定親手爲之洗滌敷藥包紮。馬相伯曾經坦然承認，他兒時見到父親做這些事，每每覺得噁心。可是他父親却處之怡然，絲毫不怕骯髒醜觀。

後來馬松岩還擴大施診施醫的範圍，開設了一爿藥舖，祇是不久便改營販賣米布。同時娶了馬相伯的母親，同縣的沈太夫人。

沈太夫人也是出於天主教的家世，她的性情比較嚴肅，對於子女的管教，相當嚴格。孩子們的一舉一動，一言一行，絲毫不容疏失。她使五子一女，從小就有嚴肅克己的觀念，並且養成了良好的生活習慣。馬相伯在九十八歲那年，談起他的攝生之道，他就歸功於他母親自幼訓練他的三要則：

一、清心寡慾。

二、早起早眠。

三、飲食節制。

同時，對於受益無窮的母教，他也一再強調的說：

「中國社會的治家格言是『嚴父慈母』，而我的家庭教育却是『嚴母慈父』，然而我因母親督教甚嚴，却養成一種嚴肅克己的觀念。後來處世接物之不肯薄待人或對人無禮，皆在此時種下了因子。」

剃頭匠一砲退英軍

馬松岩夫婦膝下共有五子一女，五個兒子之中有兩個早夭，因此馬相伯祇有三兄弟和一個嫁到朱家的姊姊。馬氏三兄弟，大哥馬建勛，受知於曾國藩的七弟，威毅伯兩江總督曾國荃，後來曾在淮軍之中担任糧台。三弟馬建忠，字眉叔，留學法國，精通法律，留心經世之學，是李鴻章幕府之中的親信人物，重要角色。曾經和吳長慶合力救平韓國大院君之亂，官做到二品道員，著有：「馬氏文通」和「適可齋記言記行」二書。東漢末年，湖北宜城也有一位馬良，號季常，和馬相伯同名，兄弟五位，都很有才幹，當時諺語有謂：「馬氏五常，白眉最良」，東漢馬良曾被劉備辟為從事，陞任侍中，嘗入湘西武陵招納五溪蠻夷有功，是三國志上一位知名的人物。宜城馬氏昆仲，跟鎮江馬氏兄弟確可以先後輝映了。

誕生之年，正好碰到鴉片戰爭爆發，英艦攻陷浙江定海，東南為之大震。翌年，馬相伯兩歲，鴉片戰爭擴大，英艦再擾廣東，復陷廈門、定海、鎮海、寧波。越歲，又陷吳淞、上海，民族英雄陳化成壯烈捐軀，英軍溯江而上，猛攻鎮江，城中不戰自亂。「一老南身是史」的馬相伯，為我國近代史所作的第一個見證，就是一則令人啼笑皆非的大笑話：鎮江北門城牆邊的一家剃頭店，有一名剃頭匠，懵然不知英艦五十六艘已在列陣

攻城。他在城牆上散步吸水煙袋，忽然瞧見城上有一門砲，已經裝好了藥線，剃頭匠不曉得大砲的厲害，祇當做好玩，順用手紙捻子把藥線點燃，登時便是轟然一聲巨響，嘩啦啦的一砲，飛向一艘英艦的桅竿。英艦自攻陷吳淞口，一路耀武揚威，不曾遭到清軍的抵抗，正以為鎮江傳檄可下，沒想到這一砲瞄得那麼準。艦上軍官，大喫一驚，心想中國人到底不好惹，立刻掉首急退，駛向下游。

就由於剃頭匠尋開心的這一砲，使英軍一路如同破竹的凌厲攻勢，稍稍受阻，鎮江城裏的清軍方始激發勇氣，羣起禦敵，跟英軍略微周旋了一下，再棄城而逃。「剃頭匠砲轟英艦」，是一位比馬相伯大八歲的朋友楊谷山講給他聽的。——英軍進陷鎮江的時候，馬相伯才三歲，他們一家，早在英艦進抵鎮江以前，就舉家逃到山裏去避難。直到英軍越鎮江而陷南京，迫我簽訂城下之盟，南京條約締結，大亂漸趨平定。這時恰好馬相伯斷奶，他家裏僱了一名村婦，暫充他的褓姆，而把三歲的馬相伯留在鄉下。殊不料應了一句老話：「大亂以後必有大疫。」鄉間流行天花，馬相伯也受了傳染。天花症來勢汹汹，他姐姐也祇比他大五歲，八歲的女孩救弟心切，聞訊匆匆下鄉悉心調護，好不容易使馬相伯的天花險症竟次痊癒。眼見都結了痂，不知怎的忽又再發，竟至呼吸停止，都斷了氣。他父親聽人走報急急趕去，抱住了他失聲慟哭。這時候馬相伯的棺材衣衾都買齊全了，家人勸馬松岩放下馬相伯來，更衣入殮，可是馬松岩舐犢情深，他說什麼也不肯放手。便在這時，奇蹟出現，死了過去的馬相伯，竟然會徐徐甦醒，望一眼他的父親，有氣無力，但却語氣堅決的說：

「阿爹，我不死，我要立功以後再死哩！」

當時他的實足年齡只有兩歲多，任誰也沒法解釋：他這「立功而死」的念頭是從那兒來的？不過，從此家人鄉人都說這位馬家二少爺大難不死，必有後福，大家對他越來越看重了。

兒時的馬相伯，好奇心非常之強，求知欲特別的高。他好發問，而且非打破砂鍋問到底不可。他最喜歡仰觀天象，追求天象的根源，他在往對着太陽自言自語：

「太陽，太陽，我曉得你是太陽。可是太陽你曉得我是誰嗎？我能曉得你，你不能曉得我，那你就比我還不如啊。」

皇帝也懂八股文嗎

入夜，一輪明月，滿天星斗，更成爲他奇妙無比的幻想世界，馬相伯每天夜晚都在他奇幻的世界裏流連。他看月亮會看得發瘋，有時候邁開脚步，在月亮映射的地上拚命追趕，一直趕到精疲力竭而跌倒。又有一次他忽發奇想，爬到樓上推開窗戶，拿一根長竹桿，想把月亮從半空之中勾下來。月亮沒勾到，差點使自己摔下樓去。然後他成天到晚的向父母、長輩發問：

「月亮是活的嗎？它生在那兒，住在那裏？怎麼今天只有半個月亮呢，還有半個到那兒去了呀？」

這些問題，大都是他父母、長輩答不出來的，因此有時候他會受到呵斥，有時候則得些他明知道是哄小孩的答案；——例如：「還有半個月亮給老虎喫掉了。」由於兒時的這些記憶過於深刻，馬相伯曾以多年的時間，請教許多兒童心理專家，反覆研究，使他獲得了如下的結論，彌足爲天下父母師長者參考：

大多數的兒童都不願意仰觀天象，但這却是兒童天才與低能的分野。富於幻想力的兒童，正是他們天才的萌芽。我國爲人父母、教師者，對於兒童好奇心和好動的傾向，時時發問的興趣，每每報之以疾顏厲色、謊言哄騙，不知戕害了多少兒童的天才，和天才的兒童。因此，馬相伯一力主張：

一、十分小心的培養兒童的幻想力，利用之以發展他們創造的天才。

二、對於兒童發問，絕對不可有絲毫憎惡的態度與心情，應該小心解答，多方指導。

三、父母、教師對於兒童說話不可造次，要處處誠實不欺，絕對不可說神說鬼加以恐嚇。

四、用食物作賞罰兒童的工具，正好種下他們將來爭名奪利的禍胎。

馬相伯五歲入塾就讀，先讀天主教經典，再唸四子書。他對中國的經書始終不予好評，那是由他親身體驗所得來，直到晚年他還大發牢騷的說：

「中國的經學真正害死人，我小時候，一位經學家時時為我講解經書，常常為了一個字，引經據典的一講就是兩個鐘頭。他把從前各家對於這一個字的解釋，一句句的背出來，却是對我一點也不發生好影響。他那兩個鐘頭口講指畫地累得要死，我却不耐煩的告訴他：即使先生所背的這些經解都不錯，究竟於我有什麼益處呢？」

八歲時也曾有過領袖慾，他每天散學帶一批同學到郊外「演習兵操」，總是推他為首。他指揮羣兒擱泥做子彈，身上着了泥的就算是傷兵，俘虜。他自己往墳山頂上一坐，發號施令，判定勝負，又喜歡命羣兒抬着他巡行，儼然像是個皇帝。九歲的時候又遭過一次大難，那一年全國各地雷雨成災，江南一帶都漲大水，鎮江全城已成澤國。馬相伯家的樓下全部淹在水裏，馬相伯却覺得非常的新鮮有趣。他一家都避在樓上，唯有他推窗外望，伸出腳去洗濯，不料一個不留神，忽的來個元寶翻身，倒栽到洪水裏去了。

他母親正在樓上做女紅，耳聽到撲通一聲，再一看馬相伯已不見蹤影，真把她嚇得魂不附體。慌忙拿根竹竿到水裏去撈，浪濤滾滾之中，竟會被馬相伯一伸手就抓到。勇敢的母親用盡平生之力，把個水淋淋落湯鷄般

的兒子拉了上來，馬相伯一爬進窗戶，便連聲的說：

「我喫了很多的水，很多的水！」

就在這一年上，馬松岩專門替他請了位陶老師，從四書五經教到八股文。有一回陶老師拿一篇嘉慶皇帝所賞識的八股文給他唸，馬相伯當下就好奇的問：

「皇帝也懂得作八股文嗎？」

陶老師頓時就厲聲的罵他：

「你胡說些什麼？皇帝是無所不能，無所不知的，何況八股！」

十二歲逃家求新知

然而馬相伯是先唸天主教經典，再讀經書的，所以他對於陶老師的訓斥頗不以為然。後來馬相伯曾經談過他人生觀與宇宙觀的發展傾向，他深入淺出的說：

「中國人對於兒童總是灌輸其鬼神觀念，不知不覺就把兒童的小心靈弄成一種愚昧無知、盲從迷信的狀態。我幸而沒有受過這種摧殘，所以我對於當時士大夫所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天子，也覺得不過平常。天子也和我們一樣，同為造物者所造，同樣有生有死，在上帝之前同樣平等，並沒有什麼神奇。至於黃金玉帶，我更看得平常，我覺得黃金與泥土並沒有貴賤之分，而泥土比黃金更有用。因為黃金只為少數人所有，而且飢不能飽肚，寒不可以取煖。土則萬物生焉，人類的生活完全取決於此。古人所謂：『有土斯有財』就是這個意思。我那時候雖還不能領會這一句格言的深意，但我直覺的思想，着實已超過了這一句話的範圍。後來我的人生觀

與宇宙觀，都是從這時候，順着這種傾向發展出來的。」

就由於自己的求知欲無法獲得滿足，在宗教家庭嚴母慈父管教之下的馬相伯，居然會聯任父母，悄悄的離家出走，追求他所需要的智識，這真是使馬松岩和沈太夫人大出意外之舉。那一年是咸豐元年（一八五一），馬相伯十二歲，他攢下幾塊銀洋，很豪華的包了一艘民船，從鎮江到上海，一走就是十天。

馬相伯抵達黃浦灘，立刻便爲中國近代史又作一證：史稱道光初年即已有西洋火輪運送食糧到北京，馬相伯却在三十年後到了吳淞口，他所看到的外國軍艦十中有九是帆船，馬相伯目親的第一艘輪船是海關的驗關船隻，名孔夫子 *Con fucius*，可見當時洋人還很敬重中國文化，而這艘「孔夫子」用的却還是古老的明輪。在距今一百二十一年前，馬相伯親身接觸的西洋文明，科學昌明祇不過在萌芽階段，他曾經說過：

「我剛到上海的時候，外國的科學祇是萌芽。外國醫師所用的診治方法非常幼稚，譬如治水泡瘡，用火燒紅了烙鐵，硬去燙那瘡頭，此外則以寒攻熱，以熱攻寒。其方法的野蠻，和中國的走方郎中實在沒有什麼分別。講到軍械，也是非常的幼稚，我還記得那時由徐匯公學的教師領着，到外國軍艦上去參觀。那時候軍艦上的機械很簡單，可以說什麼都沒有，因爲軍艦上根本就沒有電。砲位既不能升高降低，也無法盤旋左右，更不見瞄準的準頭，和中國的土砲，並無任何異樣。」

由馬相伯的耳聞目親，爲歷史作證，不禁令人對鴉片戰爭以來，清廷大吏，水陸將帥，口口聲聲的強調洋人船堅砲利，「委實無法抵禦」，深深的感到可疑了。

到上海後，馬相伯就進了成立甫及一年的徐匯公學，當時校中祇有四位老師，三十一名學生。馬相伯一報到，老師就問他一天可以讀幾行書？馬相伯答以十二行，老師便以一天十二行書爲他的課程進度。可是，不久

便發現他的實力遠在這個標準之上，於是便一倍倍的加上，一直加到七十二行，他仍然不以為苦。一位意大利籍的教習晁德蒞認為他的天資很高，對這個十二歲逃家的孩子特別喜愛，加授他各種自然科學，使馬相伯很感興趣。

馬相伯很快的就寫信通知鎮江家中，他已安抵上海，進了一所理想的學校，使父母雙親放下心來。一年後他以十三歲的稚齡，到南京去應鄉試，考舉人，頭一道題目是「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」，往後馬相伯不時會幽默詼諧的講他親見的一則試場笑話——

上海聞名的姜衍澤藥材舖的一位小開，也在那一科裏中了舉人，他做這個首題，文章末段有兩句警語，居然寫的是：「父母交遊，率皆物故。」

於是便有同年嘲弄他說：

「想不到你的老太太，也跟你老太爺一般的交遊廣闊！」

小刀黨紅頭劉麗川

咸豐三年（一八五三），馬相伯十四歲了，太平軍攻陷南京，滋擾大江南北。鎮江大難臨頭，人心惶惶，馬松岩帶着全家大小，一逃再逃，竟然逃了十八次難，方才搬到上海。那一年馬相伯的三弟馬建忠九歲，他也進了徐匯公學，昆季齊名，懸聲日起。晁德蒞和另一位意大利籍的利司鐸，教這兩兄弟特別的盡心，使他們獲益匪淺。中國學生的尊師重道，馬相伯、馬建忠的蘭桂騰芳，讓晁德蒞感到歡喜無限，他常常說：

「別人都說中國人寡情，我却以為中國人的感情遠較西洋人濃厚。」

兩兄弟當時都另起了學名，馬相伯單名良，學名斯臧。馬建忠單名乾，學名斯才。

十四歲的馬相伯，由於國文較有根抵，已經在徐匯公學兼任助教了。全校各班的經學，一概都歸他教，教學相長，在馬相伯的說法則是：「教然後知困」。漸漸的，他也覺得自己的學業比以前更有進步，更加充實了。

然而，從咸豐三年太平軍陷南京，直到同治三年（一八六四）這整整十一年間，江南一帶，尤其是上海，無時無刻不在兵荒馬亂之中。因為上海有太平軍的迭次來攻，內有小刀會的佔領城池，可以說是內憂外患，交相煎逼，形成上海開埠以來最黯淡的一段時期。馬相伯很幸運的在徐匯公學弦歌不輟，繼續研讀。却是他見聞所及，娓娓道來，也在無意間留下許多珍貴的史料，使我們對大混亂時期江南一帶，以及黃浦灘的種種怪現象，有所認識與瞭解。

馬相伯說：南京城陷時罹難的兩江總督陸建瀛，曾自兩廣調來「廣勇」赴援。那一支南來的援軍係由名將馮子材所率領，兵勇一律穿黑香雲紗褂褲，旌旗概用絲綉，軍容之「華麗」，為旗兵，綠營所望塵莫及。但是南京失守，這一支「廣勇」也慘遭敗績。

他又說：當清將向榮在南京城外成立江南大營，懸賞每斬一名太平軍給銀五十兩，因為太平軍恢復大漢祖制，一律留長髮，披在肩後，民間因之呼為「長毛賊」。所以，向榮規定以髮長垂背的為查驗標準，可是懸賞令下以後，每天提頭領賞的總有好幾百人，連向榮也為之咄咄稱奇起來，老百姓殺太平軍這麼容易，那太平軍豈不成了待宰羔羊一般了嗎？於是他親自前往查驗，拾起一顆顆「太平軍」的首級仔細看時，赫然發現那些首級兩隻耳朵全是穿了洞的，分明都是些無辜婦女，由於她們髮長垂背，跟「長毛賊」一式無二，因此便有刁頑

之徒，貪婪凶殘之輩，昧着良心，砍下她們的頭去請賞。五十兩銀子一條命，却令江南處處有啼聲，聲聲哀慟，都是夫喪妻，母失女，兒女死了親娘的。

咸豐三年（一八五三）八月初五，廣東香山縣人劉麗川，時年三十四歲，身爲上海粵幫首領，他率領「小刀會」會徒六百人，一色的用紅布裹頭，紅布繫腰，再在衣襟上別個紅布結，以同情太平軍的旅滬閩胞五萬、粵胞八萬爲後盾，在上海小東門內察院駐紮的粵勇七百爲內應，一舉襲佔上海縣城，上海人稱他們爲「紅頭」。馬相伯在談及「紅頭」時說：

「咸豐三年八月紅頭鬧事，不久佔了上海。初六夜裹紅頭守城，四門禁止出入，圍攻各衙門，大肆劫掠，上海知縣被殺。官兵又來攻打紅頭，董家渡天主堂陷於重圍。上海城裏的老百姓困苦不堪，當時唯有法國兵奮勇擊賊。使我們徐匯公學在這干戈擾攘的時候，不曾有一天停過課。」

親眼目擊圍城之戰

就在這一年，馬相伯的長兄馬建勛，由於曾國荃的推荐，開始參贊李鴻章的戎幕，這也是鎮江馬氏三弟兄，與李鴻章等淮軍領袖，發生密切關係之始。照馬相伯的說法，曾國藩對李鴻章，起初並未如外傳的以唯一替手衣鉢傳人視之。這是治近代史者亟應加以注意研判之處。馬相伯說：

「曾國藩督兵江南，命合肥（李鴻章）領兵規復蘇、常二州。那時候，曾國藩對李合肥何嘗看重？他只撥給李合肥兩營烏合之衆。當時正好我長兄建勛在合肥軍中，他鑒於清軍和太平軍都在用刀矛打仗，極力勸促合肥改用洋鎗，合肥就此把他的洋鎗營擴充爲三千人。有了這三千桿洋鎗以後，合肥才軍威大震，所向披靡。譬

如劉銘傳大破常州太平軍主將陳坤書，祇不過騎馬遶城，大聲疾呼羣賊速退，然後再轟上幾排洋鎗，便將太平軍打得東逃西散，劉銘傳才趁勢衝門而入。那兒像平定太平軍各書的記載，曾經如何苦戰呢？」

咸豐四年（一八五四）八月二十日（陽曆九月二十二），清軍雲集，反攻上海，將小刀會「紅頭」圍困在上海城內。當時城裏還有八萬餘居民，那是一次慘絕人寰的戰役。馬相伯曾經談起他親眼目擊的一幕，他源源本本，據實道來的說：

「紅頭造反，其時南京先已失守於洪楊。上海城池，不久就給紅頭佔據了。蘇松太道藍道台（名蔚燾，反攻上海時署松江知府）帶兵攻南門。他老人家藍頂花翎，坐在四人抬的大轎裏；指手畫腳，嘴裏高聲亂喊。不料城裏紅頭大隊忽的衝出來，四名轎伕爲正當防衛他們的性命起見，把道台大人丟在路旁逃了。急得道台沒法，從轎子裏鑽了出來捨命飛奔，這些都是我親眼看見的。」

馬相伯又曾提及清吏的趁火打劫，斂財手段，他仗義執言的說：

「我還記得，洪楊時期，有紅頭佔據了上海。上海的富翁，諸如郁家等數鉅室，也曾被迫供給一切。可是，事後地方官却反而參奏，說他們通敵，結果呢，是一個個的都治罪了。」

在咸同中興四功臣之中，馬相伯比較偏愛胡林翼。他曾作月旦評的說過：

「清朝咸同年間的四位中興功臣，曾文正（國藩）、左文襄（宗棠）、胡文忠（林翼）、李文忠（鴻章）四位，都不失爲一時豪傑之士。祇不過，胡文忠的氣度容量，在中興四大帥之間最爲寬宏。當咸同之交，曾文正兄弟用兵安徽、湖北、江西、江蘇各省。胡文忠謙沖自抑，週旋於親貴與諸將帥之間。他的調和維持之功，實非局外人所能洞悉，所以曾文正公也常說他進德之猛，實所罕觀。可惜的是胡文忠公中年捐棄，要不然，他

的功業必定會在曾左之上！」

咸豐八年（一八五八），被清軍擊敗的小刀會紅頭黨捲土重來，連陷川沙、南匯、南翔、寶山與上海。駐紮龍華的旗兵向上海城裏開砲，上海城裏的紅頭黨也向龍華方面回轟。在徐匯公學就讀的馬相伯見到了奇異的景象，那便是上海城裏的居民熱烈擁護紅頭黨，在砲火聲中匕鬯不驚，熱鬧非凡。大東門一帶的商店佈置得金碧輝煌。他還記得他曾冒險入城，一進小東門就有一片很出名的陸正大帽莊。馬相伯曾經在「陸正大」買過一頂帽子，作爲他一度涉險的紀念。

鄉下人跟忠王聊天

紅頭黨亂事救平後，過不了多久，太平軍聲勢復振，咸豐十年（一八六〇）三月十九日杭州失陷，丹陽、常熟、無錫各地次第陷落。江南各地官商富戶唯有逃難到上海，清軍不足恃，他們便亟欲靠自己的力量，共謀抵禦之策。八月中，太平軍前鋒進抵上海市郊，在霍苻遍地，烽火連天中一直平安無事，弦歌不輟的徐匯公學，頓時面臨緊急狀態，全體師生被迫撤離學校開始逃難了。一連幾天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，學校當局已經下令暫時遷往董家渡，十七日來上一次大搬家，但是馬相伯當年已二十一歲，他的胆子很大，自願留在學校担任留守。果然被他闖上了太平軍，還見到了忠王李秀成，因爲李秀成的總部曾在徐家匯宿過一夜。據馬相伯目擊的情形來看，太平軍的軍紀，決不像清廷清吏所說的那麼壞，老百姓見了他們不但不躲不逃，反而能很親切的跟李秀成聊天問話。馬相伯說太平軍神情很和藹，對於教堂、街市、居民毫不驚擾，他看見少年英俊的李秀成身穿龍袍，頭紮紅巾，他所出的告示，一顆印就有一尺多長。馬相伯和一些少年一時好奇心起，一同去看李秀成

清早祈禱。他聽見有一個鄉下人面露驚訝之色，問李秀成道：

「我們信上帝，唸耶穌經，怎麼王爺你也信上帝唸耶穌經呢？」

李秀成聽他這麼問，祇是對他和悅的笑笑，並沒有回答他這個一派天真的問題。

江南刀兵既起，亂事日亟，各地的傷兵難民亟待救濟。二十一歲的馬相伯，曾自動的參加救濟隊的行列。他到過蘇州、太倉等地，救護難民，療傷治病，爲萬千災黎工作得非常起勁。但是很不幸的，他自己終於也罹染上了傷寒險症，僵臥在床達兩個多月，前後有四十天不曾進過飲食。他的父親馬松岩得訊至爲焦急，立刻便趕赴他所住的醫院探望愛子。可是醫生唯恐他被傳染，禁止他進入病房。馬松岩傷心絕望，扶在門框上低聲的啜泣。就在這一剎那，病床上躺着昏迷已久的馬相伯驟然清醒，他聽到了他父親悲泣的聲音，心中直在想着：倘若自己不幸死去，他的父親情何以堪？就由於這一念之轉，使他激起強烈的求生欲，正好醫生前來診治，驚喜交集的發現，馬相伯病勢已見轉機，和昨天迥然有異。再予以悉心治療，終將馬相伯從死神的手掌中救了回來。

馬相伯的傷寒幸獲痊癒，但却旋即發生了兩項相當嚴重的影響。首先是他的滿頭烏髮全部脫落，其次是他把以往所學到的一切統統都忘了，足有一年多功夫，他拿起書本來竟然一個字也不認得。

次一項的打擊是至爲深鉅，而且損失無比重大的。到二十二歲爲止，馬相伯已經讀了十七年的書，他進入徐匯公學亦達十年之久，一向是出類拔萃，成績最優的學生。十四歲他兼任助教，十五歲就通拉丁文和法文，同時他還通過上海知縣孫同，法國領事高柏爾，船長鮑得翁的面試，獲得獎賞。十八歲他榮獲全校文科獎，十九歲獲天主教義聖學獎，這一年法國領事會經邀請他去担任祕書，可是馬相伯一向富於國家民族思想，他從小

就因為國家的憂患深感痛苦。他總忘不了他所讀的「法國通史」課本，內中就有法國人對中國所下的評語：「中國這種民族，連呼吸天地間的空氣，都是無功受祿！」馬相伯深切引以為奇恥大辱，他的老師嘉許他的愛國熱誠，也不時的在鼓勵他為國努力。所以，當法國領事聘他擔任祕書時，他當場就一口回絕：

「我學法文，是為中國用的。」

一名十九歲的中國青年，受過七年的西洋教育，教會供給，竟會斷然拒絕這麼一個前程遠大、待遇優厚，尚且可以大有作為的工作。難怪當時法國領事，徐匯公學的校長、老師和同學，都曾為之錯愕不已。然而，這却充份表現了馬相伯的志氣。

中國第一神學博士

第二年，馬相伯再度獲得徐匯公學的聖學獎，這在徐匯公學，還是史無前例的最高榮譽。然而，當馬相伯在徐匯十年苦讀，完成了所有的普通科學，正自二十歲那年開始進修高等專門科學後，他已有很高的學術造詣，在國內已屬不作第二人想的新學巨擘。偏又害了一場傷寒，使他的腦海變成一片空白，居然連一個字都不認識了，這是何等深鉅的打擊，無法彌補的損失？意志稍稍微薄弱些的人，必定會被此一打擊所擊倒。然而，馬相伯却能毫不氣餒，他埋頭苦幹，重新再來，花了一年多的時間，拚命的用功讀書，竭力的恢復記憶。徐匯公學對於他的遭遇非常同情，對於他的努力奮鬥，也有莫大的信心。因此才允許他仍回原來的班級，在修道院研究哲學和宗教學，同時致力於高級數學的鑽研。馬相伯在這一段時期裏，都用功到了什麼程度？試看他步入老年後，經常愛跟青年朋友講的一番話：

「研究數學，也曾使我發過狂。夜裏睡覺，仰望蚊帳頂上，都隱隱約約，閃閃灼灼的出現了許多數目字和算式。好不容易睡着了，夢裏更是四週全有，到處皆是。從此我開始憬悟韓昌黎（愈）所謂的：『處若忘，行若遺，儼乎其若思，茫乎其若迷』的意境，的確是篤學之士的甘苦之言！」

用了一年多的苦功，到二十二歲時，拚命努力獲得了報償，隨着身體的漸漸復元，馬相伯恢復了記憶，程度也臻及原有的水準，因此，至少在求學問這一方面而言，二十二歲以後的馬相伯，等於是再世爲人。何況，「處若忘，行若遺，儼乎其若思，茫乎其若迷」已經成爲了習慣，他便一力向前，勇猛精進。就已習的學科以外，不斷擴大求知的範圍。馬相伯光是研究數學的偶有所得，或者是新的發現，他就記了一百二十餘卷的筆記。他自己曾定了個書名，叫做「度數大全」。可惜的是，他這部洋洋巨著，往後由於遲遲不能出版，全部散佚了。

除了哲學、宗教學、數學之外，馬相伯在西洋物理化學剛開始發展時，對這兩門新學科，也發生了濃厚的興趣。他曾自出機杼，作化學試驗，用真空的玻璃瓶，製造煤氣，可以點燃一兩分鐘。又用羊皮布擦玻璃管，使之吸住紙屑。在距今一百年前，這些還都是令人嘖嘖稱奇的洋把戲哩。

同治三年（一八六四）曾國荃攻克南京，洪秀全自殺，太平天國亡。這一年馬相伯二十五歲，已自徐家匯耶穌會初學院畢業，他發下了「神貧」、「貞潔」、「聽命」三項聖願，也就是說，他將終身致力於宣講、著書、教授三項工作。學富五車的馬相伯，決定再用一兩年的時間，深入研究中國文學和拉丁文學。二十六歲起，再度肄習哲學，三年期滿後，照例要暫時停學兩三年，試一試傳教的本事，然後再再讀最後的，也是最重要的學科——神學。但是一心向學的馬相伯却省略了這一個階段，他繼續進修，直到同治九年（一八七〇）他三

十一歲時，方始經過考試，獲得神學博士學位，並由耶穌會延攬入會，授職爲司鐸。馬相伯的學校讀書生涯，自此宣告終結，從五歲啓蒙起計，他心無旁騖的讀了二十六年書，進徐匯公學，升入耶穌會，也歷時十九年之久。

起先，馬相伯被派到安徽寧國府去傳道，不久調往江蘇徐州，時值捻匪亂後，徐州民不聊生，流亡載道。馬相伯見了於心不忍，曾經請他父親捐了幾百兩銀子，拯濟災黎，救活了不少人的性命。可是，教會當局却對他這一義舉不以爲然，因爲這樣做是不合教會規定的。他一片熱忱，反倒受了教會的警告，禁止他往後再犯。却是，馬相伯對傳教事業的興趣，終不如研究學問來得高。所以，漸漸的他又在專心研究科學了。

脫離教會做起官來

同治十一年，馬相伯的父親馬松岩逝世，享壽七十五歲，辦完了他父親的喪事，教會的新任命來到，這又是一項莫大的榮譽，馬相伯出任徐匯公學的第一任中國籍的校長，還兼教務。是爲他在十四歲兼任助教後，正式從事教育工作之始。他非常認真的執行任務，絲毫不敢疏忽，將徐匯公學改稱徐匯中學。在校中特別注重中文和書法，每年學生赴試，他都親自送考。因此，徐匯中學雖然是一所洋學校，但却出了不少的秀才、舉人和進士。

兩江總督曾國藩，也是逝於同治十一年（一八七二）的。曾國藩死後，馬相伯曾經爲他作過蓋棺之論，他批評曾國藩說：

「天資不甚高明，而用力獨勤。其治學治事，都極有條理，有規矩。其爲文與詩，亦極用心思。然而規矩

準繩，過於形式，往往失之虛偽。其用人也，亦不能容物，每好用不如我者，故功名之際，未免嬖忌之見存。左文襄（宗棠）所以與彼「凶終隙末」者以此。」

出任徐匯中學校長，又在一年後兼任耶穌會編撰，譯著「數理大全」這一本巨著。漸漸的，教學相長，工作不忘研究的馬相伯，對於耶穌會有所不滿了。首先，是他那一百二十多卷「度數大全」，他很想出版問世，但是教會方面却始終束之高閣，終因戰亂關係而散失。多年心血，化爲烏有，的確是很使馬相伯痛心的，往後多年，他還會提起這一件事說：

「我想，當年我的『度數大全』不能出而問世，總不外兩種原因。第一、教會中有人不以爲然，而在從中作梗。第二、沒有人能够鑑別我的著作是好是壞。就此讓我的數年辛苦，付之蛀書蟲！」

其次，是他三十四歲時，教會中人命他專門研究天文學，但是當時徐家匯並沒有研究天文學的現代儀器，只有三百多年前利瑪竇用過的一架舊儀器，使馬相伯「英雄無用武之地」。他是決不輕易虛擲光陰的，因此自動專攻數學，當然也就會引起教會方面的不快。

到了光緒元年（一八七五），馬相伯三十五歲，耶穌會把他調到南京，專任編撰，命他翻譯數理書籍，使馬相伯不高興。他說我在徐家匯存有一百二十多卷的「度數大全」稿件，教會始終不肯印行出版，此刻又何必要我多譯多著。尤其，他到南京以後，南京教會的一名洋廚師，不講衛生，骯髒得很，做出來的飯菜簡直不堪下嚥，使他在南京大感住不慣。前因後果一加起來，馬相伯便毅然決然脫離耶穌會，他不告而別，一個人跑回上海，另覓前程去了。

脫離了耶穌會，却也不會賦閒。因爲馬相伯的大哥馬建勛，正在直隸總督、北洋大臣李鴻章的幕府，深獲

李鴻章的信任。馬建勳有一位好朋友余紫垣，在當山東藩司。他早就曉得馬相伯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才，勸馬相伯跟他到山東去學做官。做官就做官吧，馬相伯無可無不可的答應了，就此北上，投身宦海，展開了他多姿多采的另一人生階段。

由於馬建勳的關係，在山東藩署，余紫垣對馬相伯非常之優待。不久他發現馬相伯文采斐然，辦事謹慎，便命他掌理文案。其後余紫垣兼署山東巡撫，他索性把藩司的牙章也交給了馬相伯，讓他代拆代行。馬相伯成了余紫垣跟前的紅人，藩署也由他當家。上下人等少不得要對他另眼看待，奉承巴結，無所不至。可是馬相伯唯一的嗜好祇是聊閑天，他受過那麼久的西洋教育，看過那許多西洋書籍，話匣子一打開，當然是四海九州，天南地北，無所不知，無所不談的了。可是當年滿清官吏見聞淺陋，一腦門子都是「天朝上邦，萬國來朝」的陳腐思想，表面上對馬相伯表示佩服，稱道他的國際智識豐富已極。却在內心裏疑信參半，認為他所談的祇不過是「西遊記」、「華胥國」之類的神話而已。

得了肥缺反要賠錢

到山東不及一年，余紫垣便給了馬相伯一個優差，調任山東濰縣濰口機械局差事。濰縣濰口機械局是出了名的肥缺，一向是紅候補道百計鑽營的職位，不但薪金最高，而且大有油水，任何人做上一任都能發筆大財。但當馬相伯走馬上任，他方始發現他這個差使很不錯，局長月薪五百兩，手下有一二十位候補官員、五百來名工人、衛兵，全是支領山東各衙門中最高待遇的。

馬相伯後來提到他當濰口機械局局長接篆之初的那一幕，他承認他是個書獃子，方在二十七歲的英年，滿

心想做一番事業，並且極力的求好。可是他一到濼口機械局，查問明白了局中的情況，他登時就感到又好氣又好笑，而且是氣得怒髮冲冠，笑得肚皮都痛。

濼口機械局是當年清廷的新政之一，製造項目是槍械火藥，以五百多人的編制，一個月要花那麼許多錢，但在馬相伯到職以前，生產量却是每十天造成一棹槍，火藥則全部用土法製造，爆炸力弱，不合規格，生產量當然也是有限得很。所以馬相伯一到差，立刻積極整頓，他提高產量，改用西法製造爆炸力強，能够使用的火藥。殊不知，反倒因此發生問題了。

問題在於：馬相伯所製造的新火藥，每斤的成本合銀三錢五分。整筆賬報到戶部，馬上就打了回票。戶部不問火藥土不土，能不能够用？批駁馬相伯，該局長未到差以前，火藥每斤成本只費七厘，何以該局長到差以後，一下子漲了五倍？爰此，全部不准報銷。

戶部的批駁一下來，馬相伯誠然啼笑皆非，却也是束手無策，山東第一肥缺不但分文未撈，反倒要大吃賠賬了，叫馬相伯上那兒去找這大筆銀兩賠錢呢？馬相伯急切無奈，想起了戶部有一位郎中楊谷山，是他大哥的要好朋友，便寫信去請教，問他這該怎麼辦？楊谷山很够交情，指點迷津的回信迅即來到，授馬相伯一條瞞天過海的錦囊妙計，他說：「倘能易斤爲磅，重新呈報，必可邀准。」

一斤和一磅，份量差不多，可是戶部官員只知有斤，而不悉何者爲磅，既不好意思請教僚屬，手頭又無確切資料可查。由楊谷山授計，馬相伯的這一「磅」果然唬住了戶部衮衮諸公。重新報銷，不幾天後，戶部的覆文迅即來到，批曰：

「准如所請，實報實銷。」

順利渡過了這一道難關，馬相伯並沒有什麼歡欣愉悅的感覺。他往後提起這一件事時，還總是感慨萬端的說：「因為『磅』是西名，正是清吏長之如虎的洋務，所以祇好含混了事。滿清官吏昏憤糊塗到這等地步，清朝焉有不亡之理！」

當了兩年的濼口機械局局長，馬相伯三十九歲了，他交卸差使，奉李鴻章之命調查山東礦產。書獃子馬相伯據實稟告：「中堂，山東礦產不多，不逮山西遠甚。中堂何不派我到山西去調查呢？」權傾朝野的李鴻章，居然也一聲長歎的答道：「山西非我權力所能及，礦產再多，也是莫奈他何！」

到了光緒七年（一八八一），馬相伯四十二歲，貴州遵義人黎庶昌，也是湘軍統帥、兩江總督曾國藩的幕府出身，曾經隨同郭嵩燾出使英國，奉派出任駐日公使，馬相伯應黎庶昌之邀，担任參贊，首度出國，住在東京，開始他的外交官生涯。馬相伯和黎庶昌很熟，黎庶昌曾經跟他談起一則自己進入官場之初的笑話，他說：「先師鄭公柴翁諱珍，也是遵義人，著述等身，想來你也是知道的。先師講求經世之學，所以我也曾在同治初年應詔上萬言書，暢論時政，條舉利弊，不久便奉旨以廩貢生授知縣，交滌帥（曾國藩字滌生）差委。滌帥一向敬重先師，曉得我是他老人家的入室弟子，就延我入幕。起先，我還以為滌帥會派個好差使給我的呢，你道怎的？滌帥一見到我就吩咐：你該好好的讀讀史記了。從此以後，我就隨營讀史記，一讀就是十幾年。」

大隈伊藤請他演說

馬相伯跟隨黎庶昌出使日本，担任中國大使館參贊。當時，日本的維新要人，大隈伯和伊藤博文，不但年

齡比馬相伯小，而且還在初初乍露頭角的時期。伊藤博文時任日本外務省主事，不過是一名課長而已。大隈的地位則稍稍比他高些。有一次，日本維新黨人舉行場面盛大的國際性集會，大隈再三再四的要求馬相伯即席發表演說。馬相伯推辭不了，便站了起來朗聲說道：

「人類文化，互相融會，無分國界，這就好像是光亮。打個比方，一盞電燈和一根蠟燭同時亮着，同時發光，將它們放在一起，我們就可以考究一下彼此互映的現象——那時候，我們祇能覺出兩者之間的光度大小強弱截然不同。但是，我們却無法劃分光明的界限。更進一層來講，人一生下地，便是萬物之靈。即使是太陽吧，也有比人的立足更低的時候。然而，我能認得太陽，太陽又何嘗能認得我呢？因此我深切的認為，只要人類能盡人道，就可以達到世界大同。我記得我曾跟大隈伯說過：『光上更有光，太陽光照着燈與燭，燈燭光就是最顯的。』現在，讓我們拿真實的人道主義，來排斥虛偽的侵略口實，作證超人本性之上，尚有真光普照人類。救世主說過：『尚有片時，光與爾俱，宜乘有光而行履，毋令昏黯之乘爾也。履蹈於昏黯者，勿知攸往？尙及爾有光之頃，信向夫光，俾得爲光明子焉！』諸君，光明究竟是什麼？難道我們還得長此以往，在黑暗中間爭麼？」

馬相伯的這一次即席致詞，在中日外交史上，的確是深具意義的。

細心觀察，親身體驗，馬相伯對距今九十年前的日本民情風俗，頗有深刻的認識與瞭解。他曾毫無保留的坦然說過：

「我初到日本，眼見日本人把中國人看得比天還高，連中華會館，都交了好運。日本女人有生病的先就許下心願，病好以後要獻身於中華會館。我曾親眼目親日本婦女到中華會館來獻身，她們跪地額手，使她們的心

願完成，態度真是十二萬分的虔敬。——時至如今，我想起那些事就覺得可笑。」

馬相伯又曾不止一次的說：

「日本女子社交公開，跟外國人發生關係，一向視為常事。當我在東京時，有一位法國朋友，時任法國駐日使館參贊，他就曾告訴過我：日本女人最好交際，任何女子只要我看中了意，沒有一個不是探囊取物似的，由我從心所欲。祇不過，同在東方，一海之隔，中國的女人又大大的不同了。我曾戀愛過一位廣東女人，花了三年功夫，竟然不會到手。而且不論我送她什麼東西，都不能打動她的心！」因此馬相伯說：「關於這一層，我們中國人真足以自豪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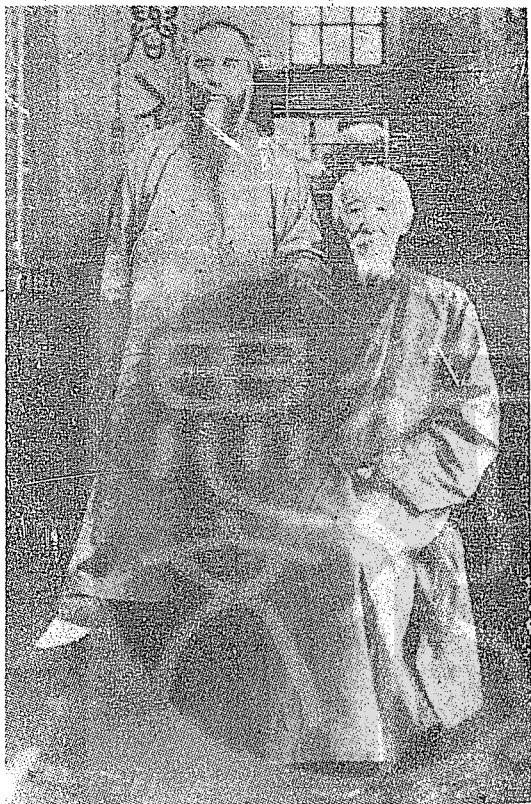
馬相伯在日本担任外交官，起先是中國使館參贊。不久，便改任駐神戶領事。他在日本將近半年，光緒七年（一八八一）他因為長兄建勛生病，友于情深，專程回國探疾，再到南京。正待啓程遄返任所，聽到朋友們說：李鴻章途經南京，住在大官船上。馬相伯由於友好慫恿，登船求見。當時正在陰曆八月間，南京天氣很熱，他只穿了一套紗馬褂和紗袍。他見到了李鴻章，殊不料，李鴻章一開口就跟他說：

「相伯，你來得正好，眉叔（馬相伯的三弟馬建忠）被我派到南洋去訪辦鴉片事件去了。我這裏正缺人手，你就跟我一道晉京去吧。」

馬相伯的一兄一弟，都在李鴻章的幕府，中堂有命，不敢不從，他當下只有唯唯應允。於是，李鴻章面對繪門，馬相伯背對繪門落了坐，相對長談，李鴻章談興頗濃，馬相伯不便打斷。談着談着，輪船竟已起碇，而且正以全速駛向吳淞口。談次，李鴻章的隨侍又開上了酒席，把盞暢敘李鴻章剿東西捻的輝煌戰績，這一談更是沒完了。

李鴻章臨時拉他差

三十年前，馬相伯包一艘木船，從鎮江到上海，一走便是整十天。三十年後，坐在李中堂鼓輪如飛的專輪上，由南京直駛吳淞口，不過半天又半夜。當專輪駛抵吳淞口外，夜已闌，海風強勁，艙外一輪皓月當空，涼意颼颼，寒氣砭人肌骨。馬相伯經不住，已在簌簌的發抖。只是中堂跟前，不便言明，而且他是謁見來的，此身



中興人瑞馬相伯

年以最後的貴客段一師風義，國民十二。監察院長于右任侍師馬相伯圖。

之外無長物，那來的衣裳可添？直到李鴻章偶然望他一瞥，眼見他穿着一套紗衫，瑟瑟縮縮。再一看自己，穿的是棉襖棉褲，這才憬悟馬相伯着實冷得很，他頭也不回，突如其來的喊他的親侍：

「來人哪，快把我的衣箱打開來，檢

兩件衣裳給馬先生穿！」

李鴻章待人下居常禮，寒暖與共，頗使馬相伯心生感激。從此起始，打南京經上海到天津，馬相伯的衣服與用品，都由李鴻章供給。

把馬相伯拉差也似的拉到天津，還歪打正着，解決了李鴻章的一個難題。李鴻章當過直隸總督、北洋大臣，跟朝鮮方面的關係一向很親密。他到天津後，朝鮮方面已經派了專使前來迎候，當面跟他提出要求，請派馬建忠入韓，襄助辦理朝鮮新政事宜。李鴻章當着馬相伯的面，告訴韓國專使說：

「眉叔正在南洋返國途中，到天津還得一段時間。而且，他來以後，我還有件要緊大事非他辦不可。赴貴國協理各事，一時斷然無法來得及。不過，此刻眉叔的二哥相伯在我這裏，他可以代眉叔去走一趟。」

馬相伯的名聲與幹諫，朝鮮專使耳熟能詳，知之甚稔，他聽李鴻章這麼說時，當下就極口表示歡迎，他直在說：

「相伯先生肯蒞臨敝國，不吝明教，那真是再好也沒有了。」

然而，就在這結骨眼上，李鴻章却又躑上一躑說：

「相伯的道德文章，經世之學，都是中國第一流的。他到貴國去以後，貴國國王可要尊之以師禮啊。」

幸好那位朝鮮專使瞭然李鴻章的脾氣，他滿口答應的說：

「那當然，那當然。敝國國王原就是這個意思。」

爲了替馬相伯壯壯聲勢，李鴻章派水師提督丁汝昌，親自護送馬相伯入韓，這是馬相伯的第二次出國之行。他抵達韓國後，首先便應韓國政府之請，編練新軍，一律改用西洋操法，耶穌會的司鐸，居然成了韓國的陸

軍訓練司令。馬相伯略略懂得一點西洋操練的門徑，但是他仍缺乏自信，請准韓王李煦，姑且以一千名新軍爲度，勉力試辦。不過，當他「立正」、「開步走」的訓練了一個月以後，居然還步伐齊整，軍容頗盛。

到達韓國一個月，馬相伯已經把韓國的政情，摸了個清楚，韓王李煦，生性柔弱，於是韓國政府便分成了兩派。一派以李煦的本生父大院君李應昱爲首，反華親日。一派則由韓王的愛妃閔氏操縱，反日親華。因此，馬相伯到韓國，無異使閔妃的聲勢，爲之一壯。

韓王李煦敬之如師

練兵之後，繼以整理外交。馬相伯聽說，西方人士對於韓國人一向倨傲無禮，妄自託大，完全不顧外交禮節，因此使韓王李煦以次的韓國官員，深以爲苦。所以馬相伯既以韓國政府的外交顧問姿態出現，他便以他豐富的學識，與外籍人士相處二十四年的經驗，先從學問智識上挫一挫他們的驕橫之氣。洋人所能的，他也能，洋人所懂的，他更懂。使洋人對韓國政府的這位中國顧問大感驚異，自愧不如，不得不刮目相看。然後，再待之以禮貌，明之以法權，讓他們漸漸的開始收斂，從此謹守法度，彬彬有禮起來。

韓王李煦對馬相伯，確曾待之以師傅之禮，言聽計從，十分敬重。祇不過，馬相伯却也有所感慨，因爲韓國政府暮氣太深，他在後曾經說道：

「縱使我拚命的賣氣力，怎奈他們始終口是心非，敷衍搪塞。凡是我所條陳的應與應革事項，開頭時，他們莫不一口應承，立刻照辦。然而過了兩天再去問問，却又喃喃然的答道：『容再商量吧！』於是百般計劃，都消弭於烏有之鄉！」

環境雖然不合理想，但是馬相伯一想到李鴻章的付託之重，仍然勉力的繼續幹下去。到了光緒八年（一八八二）三月，韓國要跟美國立約通商了。馬相伯提醒韓王李熙，茲事體大，應該請中國派遣大員蒞臨。李熙倒是不敢怠慢，他向李鴻章提出此項請求，李鴻章便奏准清廷，派二品道員馬建忠入韓，兩兄弟，就此在韓國會到了面。

馬建忠乘丁汝昌率艦巡洋之便，登上丁汝昌的旗艦威遠號，復以揚威、鎮海兩艦的翼衛，聲勢顯赫的先到山東煙台，迎迓美國全權大臣薛孚爾，一同駛赴韓國議約立約，事成以後，旋即返回天津。所以，兩兄弟在韓國，僅祇匆匆一晤，然後又是勞燕分飛。

却是，馬建忠，丁汝昌離開韓國不到三個月，竟然會去而復來。因為那年七月，漢城發生大院君之變，李是應揮兵襲擊王宮，圍攻日本使館，清廷唯恐日本藉此口實，出兵干涉，急派馬建忠、丁汝昌，外加淮軍慶字六營統領吳長慶，火速提兵前往，解決亂事。這三名清吏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，把大院君李是應執送瀛洲兵艦，解來中國，並且將亂兵一舉盪平，從亂事之起，到大院君抵達天津，前後不過四十天，所以馬相伯後來總是帶點得意的口胸，提起這件驚天動地的大事，他說：

「總算是一樁很痛快的事。」

不過，很痛快之後，却又有小不愉快的事件接踵而來。當馬建忠、丁汝昌雙雙回國，吳長慶奉旨長駐韓國，就有一位先前不久因爲在河南項城家鄉被人告了一狀，存身不住，到登州投軍，經吳長慶勒令隨營讀書的袁世凱，他是吳長慶的世侄。由於援韓一役，反應敏捷，表現良好，經吳長慶不次擢升，小小年紀，居然當了一名管帶（營長），成爲吳長慶跟前的紅人。

可是，吳長慶跟馬相伯，不論交情與利害，却遠非袁世凱所可比。因為，吳長慶和馬相伯的大哥馬建勛，是拜把子的弟兄，他一向把馬相伯視之如弟，自己以老大哥自居，他親暱的叫馬相伯「老二」。何況，馬相伯到韓國擔任高級顧問，被韓王李熙尊之爲師，已有半年之久，韓國第一支新軍是馬相伯練的，政治、外交、經濟，馬相伯都有相當的瞭解。吳長慶初到韓國，借重馬相伯的地方很多，當然他也就對馬相伯格外的重視了。

袁世凱則知吳馬之間的關係，掂得出馬相伯發言的力量，因此，他就很想利用馬相伯，幫他在吳大帥跟前美言幾句，提拔他再度陞遷，或者昇予他更多的權力。袁世凱野心勃勃，馬相伯却素來方正剛直，幾次三番，他未能盡如袁世凱的心願。於是袁世凱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在吳長慶的跟前，打起馬相伯的小報告來。

袁世凱告他擁妓眠

往後多年，馬相伯曾一再的以輕鬆幽默的態度，提起這一件當年往事，他說：

「有一天清早，大約四點多鐘，我睡得正熟，小軒（吳長慶的號）忽然獨自一人闖進了我的臥室，驚醒了我，我便起床相迎，問他：

『怎麼起得這樣早呀？』

吳小軒含含糊糊，答應了我一聲。對於他的來由，絲毫不作解釋。祇是一對眼睛，直在我的房裏四下探看。越發使我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，於是我再搭訕的問他：

『大哥用了早點沒有？』

吳小軒率直的回答道：

中興人瑞馬相伯

『還沒有哩。』

於是我向房門外走，邊走邊說：

『那我去叫廚房裏預備咖啡麵包，給大哥做早餐。』

詎料，吳小軒竟神情嚴肅的攔住了我，他說：

『不必了。老二，你陪我到這幾間屋子裏去看看』

我莫明其妙，只好陪着他四下走了一轉。其實，是他在到處搜查，直到他搜不出一個結果，方始面有得色，匆匆而去。

經過了這一件事以後，馬相伯左思右想，再也想不出因由究竟來，他百思不得其解，便去求見吳長慶，當面問個明白。然而，當吳長慶向他據實相告，却又使他不禁啼笑皆非。

吳長慶說：這樁誤會完全是袁世凱在無事生非，妄口白舌，他不懷好意的去向吳長慶打小報告，誣告馬相伯在衙門裏挾妓飲酒，公然把妓女帶到衙門裏來雙宿雙飛，未免有玷官箴。正由於吳長慶一生爲人行事正派，他生平不二色，所以他一聽這些醜事，當時就很不自在。吳長慶說他對馬相伯早有相當的瞭解，袁世凱的說法他並不完全相信，祇是，他一向視馬相伯爲弟，就不能容許他做出這種事來。因此他作了一次凌晨的突擊檢查，要把這一疑案查個水落石出。

馬相伯耐心的把吳長慶的話聽完，這才哈哈大笑的說道：

「哎呀大哥，您可白起了個大早。我的房裏，莫說女人了，竟連個女人的照片，也一張亦無。所以，我房裏不但沒有真女人，就連假女人也沒有。」

袁世凱的詭計敗露，從此以後，吳長慶對他的印象就全盤的轉變了。

馬相伯在世一百年，閱人多矣。可是他却說過，韓王李煦的閔妃，是他平生僅見的第一位美人。他形容閔妃的美麗，嘗說：

「她身材適中，鴨蛋臉，鼻子高高的，皮膚非常的潔白勻調，烏黑的頭髮，神態更是非常的嫺雅莊靜。」這位麗質天生，秀外慧中的閔妃，曾經和馬相伯作過一次很重要，很詳盡的談話，很有「托孤」的意味。

她問馬相伯：要怎樣才能把她的兒子教養成成人，担当治理國家的重任，使韓國不致於被強鄰所吞噬？那個時候，馬相伯默察大勢之所趨，日本侵韓，已如箭在弦上，一觸即發。而且以宗主國清廷的顛覆無能，韓國本身的政風泄沓，不圖振作，韓國亡國之禍，必不可免。因此他便趁閔妃虛心誠懇，問計於他的機會，推心置腹，建議她把韓國太子送到歐美去留學，馬相伯條分縷析的說：

「一則，日本一旦進兵貴國，敝國若不能抵禦，太子必將淪為階下囚，不如未雨綢繆，趁早讓他出國留學。二來，時代已經進步到十九世紀下半期，東洋各國早已不復能閉關自守，若要應付四鄰，必須有國際的眼光，豐富的知識，和敏幹的才能。如須具備這三項條件，就非得到歐美去鍛鍊一番不可。」

閔妃聽後非常之高興，當時就說：

「馬先生的指點，都是金玉良言，我很感激。決計遵照馬先生的意思，立刻送太子到歐美去留學。」

垂涎美色閔妃受誘

馬相伯勸閔妃送太子出國，其實還有弦外之音。他在韓國時，對於韓國宮廷內情，早已調查得十分清楚，

那位韓國太子，根本就不肯讀書，無意上進，他整天夥着一些宦官宮女，走馬鬥鷄，養雀飼鴿，過份的貪玩，使他把韓國危若累卵之勢，全部拋諸腦後，置之不顧。倘若再不給他一個埋頭努力，發奮向上的機會，那無疑是把他毀了。馬相伯認爲保全太子亦即維護韓國王室的一線生機，同時也是拯救一個職責重大的青年，使其免於頹靡墮落，所以他對這一件事相當關切。在獲得閔妃熱烈的贊可以後，隔不了幾天，他便再入宮去探問一下太子出國的事辦得怎麼樣了？然而他所獲得的竟一改而爲遲疑不決，模稜兩可的答案。閔妃祇是在說：

「容我們再商量，再商量吧！」

「再商量」的結果，當然是就此石沉大海，杳無消息，韓國太子出國留學之議胎死腹中。徒然使馬相伯興起了不盡的感慨，他說：

「韓國宮廷也和我們前清一樣，暮氣已深，因循苟安！無論你對他們建什麼議，他們的答覆都很好，很肯定。可是到頭來又總歸是一事無成。再商量，再商量，韓國的國脈就斷送在這再商量的三個字之中。還有一件事也是韓國宮廷的致命傷，那就是泥古不化的習氣，他們以爲祖宗的成法不可變，假如有有人勸他們改變祖宗的成法，他們口裏縱或不說是離經叛道，內心裏也必定認爲是非聖無法的勾當，沒有勇氣去幹。於是朝野上下泄泄沓沓，又碰到宗主國中國也是一樣的「不爭氣！」

馬相伯在韓國榮任國王師傅，高級顧問，前後住了一年多，他對韓國宮廷固已絕望，而於韓國社會風俗，他深切的認爲「陳舊腐敗，積習難除」。距今九十年以前的韓國社會，很嚴格的分爲貴族、士大夫、庶民三個階級，絕對的不平等。例如平民一色白衣，稱爲白衣人，朝廷規定白衣人不得應試，他們的家門前不許有台階，屋頂須斜出，不准居住平頂房。至於士大夫，即使是一名胥吏，一舉一動都有人在身邊服侍，上幾步台階甚

至要六七個人攙扶着走。至於更高一級的貴族，他們的氣派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所以，馬相伯曾搖頭太息的说：

「中國者，放大之高麗；而高麗者，卽具體而微之中國也！」

除此以外，還有兩件他親身閱歷的事，使他對於清廷與韓國之間的關係，開始感到灰心失望，認爲縱使他施展回天之力，也難以挽回雙方關係的惡化。頭一件，便是少不更事，拔扈囂張的袁世凱，仗着自己是天朝上邦的官員，對韓國君臣，恣意侮辱，戲弄於股掌之間。馬相伯親口說過：

「有一回，袁世凱告訴我說：閔妃非常淫亂，有意跟他私通。我却正告他道：我決不相信他的話，而且這個道理很簡單。因爲，第一、一國之母后，無論如何淫亂也不至於跟外國使者發生苟且行爲。第二、我深知閔妃，決不會像你所說的這麼不自愛。」

第二件事是韓國朝賀中國的專使趙某，說給馬相伯聽的。韓國每年進貢中國高麗參一千斤、白銀三千兩。貢使照例是見不到大清皇帝。所謂朝見，僅祇是在宮內門附近，朝着理藩院的牆壁，叩頭請安而退。那一次趙專使到北京朝賀，是專使的身份，而且他還是一位極有見識與才幹的韓廷近臣，殊不料理藩院那些滿洲漢軍蒙古人充任的司員，因爲嫌他送的紅包太少，百般刁難，故意給他侮辱，當他向理藩院照牆叩頭請安時，在八字牆旁擺個奇臭撲鼻的大糞桶，讓趙專使朝着糞桶磕頭。當時正有一羣洋人在一旁看熱鬧，見了這副情景，無不拍手大笑。趙專使說：這是他一生之中從未曾有過的奇恥大辱！由此可見滿清官場之腐敗，都到了什麼程度。

南下查賬 齷齪官場

中興人瑞馬相伯

駐韓官員胡作非爲，理藩院的司員一面夜郎自大，一面伸手要錢，在這種情形之下，中韓外交怎麼辦得好呢？馬相伯再拚命賣力，也是枉然。因此，他下定了決心，辭別韓王閔妃，捲起舖蓋回天津去了。一到天津，馬相伯便去晉謁復任直督的李鴻章，報告他在韓國的所見所聞，跟所做的一些事情，然後，他直率的說：

「啓稟中堂，我這次回來以後，不想再到韓國去了。」

「爲什麼呢？」李鴻章不勝訝異的問：「聽你方才所說的，你在韓國不是做了很多的事，而且和他們的朝野人士，都相處得很好嗎？」

「這些都是沒有用的。」馬相伯侃侃然的答道：「中堂，對於韓國問題，當今之計，最要緊的是我們要拿出一個決策來。或者是聽信韓國自主，跟中國脫離關係。或者是選派幹練大員，率領兵馬前往，作有力的指導，韓國始有挽救的希望。」

李鴻章搖頭苦笑答道：

「你這話固然不錯。不過，你試着自己上總理衙門說說看，我包你有大釘子碰！」

馬相伯還想爲挽救韓國，作最後的努力，他說：

「可是，中堂，韓國朝野上下，都認爲有中堂可以保得住韓國啊。」

他不會想到，李鴻章竟會一聲冷笑的說：

「還說什麼保韓國呢。就是大清國，我都不敢保他有二十年的壽命！」

這話也就無法再談下去了。馬相伯嘗說，韓國未曾成爲中立國，是他平生第一件恨事。因爲當時日俄成仇，中國只要取得俄國同意，韓國中立是決不會成問題的。然而清廷抱定閉關主義的思想，戀戀不捨宗主國的地

位。於是十一年後，甲午（一八九四）六月，韓國發生內亂，日軍襲佔韓王宮，太子被擒，閔妃自知不容於日人，她逃到一處寺院去躲了起來，後來被捕，裹一床棉絮，澆以石油，活活的燒死。她的兒子在日本人的淫威之下，空頂着一頂王冠，靦顏事敵，既無思母之情，更乏國家興亡之感，馬相伯說他是：「一個十足的阿斗！」七月，清日宣戰，海陸軍俱遭敗績，韓國遂亡，清廷也賠上了台灣。

韓國歸來後，馬相伯目覩清廷腐敗，認定大清的壽命決不會久，他決計擺脫官場，再度從事著述，並且繼續研究數學。可是爲時將及一年，李鴻章派馬建忠爲招商局總辦，又命馬相伯幫他家老三的忙，澈底調查招商局在全國各地，究竟有多少財產？於是他迢遙萬里的由天津而煙台、上海、漢口、廈門、廣州，把招商局的財產實地調查，切實整頓了一番。在這一次艱難繁重的工作中，又使他看到滿清官場怪現象的另一面，他曾經揭穿了說：

「前清政府，無論辦什麼事都是上下相矇，報銷必定是以少報多。招商局在各商埠的地皮，是很大的一筆財產，然而，報價居然是實價的十倍。還有，總理衙門對於李傅相（李鴻章）的一切行動都要干涉，招商局的興革事宜，當然也要總理衙門批准，如欲避免橫生枝節，那就必須賄賂。可是李傅相還有點書獃子習氣，他不肯行賄。因此，爲了打通關節，就只好由天津海關道，背着他代送賄賂給總理衙門和各重要中樞！」

光緒十一年（一八八五）冬，馬相伯完成了招商局財產調查工作，離開廣州，船經廈門，所乘的英商怡和輪觸了礁，險些送掉了性命。怡和輪是鐵壳船，相當堅固，只因爲船長任職已久，只要再駛完這一段航程，即可給假回國，此公因而大喜，天天吃酒行樂。詎料樂極生悲，在廈門外海觸礁擱淺，當時風大浪急，隨時都有沉沒的可能。英籍船長驚慌失措，竟然下令關閉下艙。馬相伯一看下艙一關，三等客艙裏的中國旅客必定全部

淹死無疑。他立即往見英國船長，迫他立刻開槍門，否則的話，他就要到英國大使那兒告他草菅人命，害死幾百位中國旅客。船長無奈，只好照辦，這才救出了好幾百人來。馬相伯爲了保護中國同胞，特地在擱淺的輪船上守了三天三夜，等舢板把全船的人救出，方始離船折回廈門。

到台灣陪巡撫下棋

台灣巡撫劉銘傳是馬建勛的同事好友，他聽說馬相伯在廈門遇難，打電報請他到台灣。光緒十二年（一八八六），四十七歲的馬相伯來到台灣寶島，劉銘傳待他十分禮遇。不過馬相伯對劉銘傳的印象卻並不爲佳，他曾經坦白無隱的說過：

「省三（劉銘傳的號）喜怒無常，又好自作聰明，不可與共事。我就託言老母在堂未便遠離不克久留。其實呢，他留我在台灣，並不是要我眞替他辦事的，他是要我天天陪他下圍棋，因爲我的圍棋是初學，下一盤輸一盤，他便高興得了不得。後來承他保舉我，說我學貫中西，那並不是他看中了我的學問，而是我圍棋輸得多了的關係。」

馬相伯在台灣勾留時期，曾經向劉銘傳提出建議，何不借外債，開發台灣經濟，兼及軍事政治，然後再以餘力協助大陸各省發展實業。劉銘傳很以爲然，但是他不願意負起向外人舉債的責任，這個很好的計劃就此作罷。

馬相伯所謂的生平三大恨事，第一件恨事便是未能促使韓國中立，第二件恨事是同治十二年（一八七三）日軍入侵台灣，淮軍劉銘傳所部洋槍隊六千餘人來援，後繼部隊還有好幾千。馬相伯極力主張以優勢兵力和日

軍付諸一戰，但是劉銘傳終於不敢，其後由清廷賠償軍費二百萬兩了事。第三件恨事則係他光緒十一年的廣州行，曾經往香港，目覩英國佔領之下的香港商業發達，他建議兩廣總督張之洞關九龍為商埠，與築廣九鐵路，發展對外貿易。張之洞把他的計劃一擱三月沒了下文。後來馬相伯從台灣回到天津，再度將此計劃報告李鴻章，李鴻章一聽之下，頓時就拍案歡呼：

「好極！」然而接下來又歎了口氣說：「可是我沒法請總理衙門批准，必須張香濤（之洞）具奏，我怎能代他出面呢？」

於是，大好計劃又成泡影。

有一天，李鴻章和馬氏三兄弟聊天，忽然大發牢騷的說：

「軍機處命我與辦海軍，只給五百萬兩銀子，叫我怎樣辦得好？」

馬相伯就接口說道：

「美國有許多大富商，可以借錢給我們，中堂何不試辦一下呢？」

李鴻章喜出望外，當下就問：

「借多少呢？」

馬相伯答道：

「至少得借五千萬，纔能有發展的希望。」

五千萬兩銀子竟使李鴻章煞費躊躇了，他沉思半響，方道：

「還是借二千萬吧。」

三兄弟異口同聲的說：

「不够不够，至少也得借二千五百萬。」

再考慮了一下，李鴻章終於做了決定說：

「好吧，就借二千五百萬。」

三兄弟興沖沖的，找到住在天津的美國商人，商議出一個借外債的方案，借款二千五百萬，開設一月銀行，清廷各項新政的經費均由銀行出納，總行設天津、上海，分行設於各省，由中美雙方分司查賬之責。

有了方案，經過李鴻章的同意，便派馬相伯去美國，跟美國銀行家洽商中國有史以來破天荒頭一回的借外債。

馮建忠在李鴻章跟前建議的說：

「中堂，這件事是否要請旨准行呢？」

李鴻章老大不以爲然的答道：

「用不着！難道我這個直隸總督、北洋通商大臣，連跟外國商人商訂借款的權柄都沒有了嗎？相伯，你只管去，我自會打電報給美國總統。」

於是，馬相伯叩命啓程，經日本東渡赴舊金山，美國官方暨銀行界熱烈歡迎，待之以外交官禮。他到紐約，美國總統派侍從武官迎迓，銀行界設宴款待，特地編一齣馬相伯的故事演出。馬相伯以緞子和茶葉相餽贈，美國銀行家對中國緞子嘖嘖稱羨，太太們還不曉得怎麼泡茶，馬相伯便當衆表演，博得熱烈的掌聲。

赴美貸款一借五億

美國的銀行界實在太熱情了，二十四家銀行爭欲貸款中國，自動提出的貸款額竟達美金五億元。這一下反倒使馬相伯大大的爲了難，他心知李鴻章必定不敢借這麼多的外債，而美國銀行家的一片誠意，似乎也情不可却。迫于無奈，馬相伯便和各銀行家商量，以五千萬元爲正式貸款，另外三億元存在銀行，存款以三厘起息，往後視中國財政的緩急，到有必要的時候再提用。美國銀行家也同意了他這個借少不借多的辦法。於是馬相伯打電報回國，請示李鴻章。

不兩天，李鴻章的回電來了，馬相伯拆開來看，頓時就臉色大變，因爲，李鴻章的覆示竟是：

「……辦法甚當，而朝議大譁，輿論沸騰，羣矢集我，萬難照准。」

其實，李鴻章的覆電不但一字不假，而且還隱瞞了一場軒然大波，因爲他怕馬相伯心裏難受。當美國銀行界將貸予中國五億美元的消息傳出，立刻就有八十一名御史參劾李鴻章，罵他喪心病狂，公然「賣國」！紐約方面，馬相伯接到了李鴻章的回電，誠如兜頭澆下一盆涼水，一文錢都不借了，他將如何向熱心慷慨的美國銀行家交代？往後他提起他當年最狼狽的這一幕，馬相伯自嘲的說：

「回電一到，把我弄得進退維谷，簡直不能見人。我沒法，只好先稱病，然後三十六着走爲上着，乾脆溜之大吉了。」

馬相伯這一溜，便橫渡大西洋，暢遊英、法、義大利、覲見教宣宗良十三世，再折返國內，抵達天津覆命。他見到李鴻章，兩人唯有相對歎歎，馬相伯感慨系之的說：

「很好的事體，被他們弄糟了。」

李鴻章也直搖頭的道：

「朝廷不想好，有什麼辦法呢？」

受了赴美貸款不成這一次重大的打擊，馬相伯對於清廷固然全部絕望，清廷清史也同樣的不能容許他再有了。因此，從光緒十三年（一八八七）直到二十五年（一八九九），整整十二年中，他都在李鴻章的幕府，掌管機要，做些文案工作，其間祇有一度重任駐日本公使館參贊。二十一年（一八九五）他的母親沈太夫人病逝，享年九十一歲。二十五年李鴻章調任兩廣總督，馬相伯爽性趁此機會離開京畿，重返徐家匯。照他自己的說法是：

「重新過我書獃子的生活。」

然而，翌年就是庚子（一九〇〇），中國拳亂與二十世紀同時來臨，李鴻章親赴上海主持東南自保，保住了東南半壁江山，馬建忠也跟了去襄贊一切。陽曆八月十二日，俄國沙皇忽來七千餘字的一封長電，由馬建忠連夜譯成中文，他疲勞過度，竟致熱病大作，延至八月十四日晨去世，得年五十五歲，馬建忠之死，是馬相伯傷心已極的一事。可是，一年不到，李鴻章亦以七九高齡病逝於北京。

馬相伯絢爛的一生，要從六十四歲起方始湧起一個新的高潮，那便是光緒二十九年（一九〇三）他在上海徐家匯天文台內創辦中國第一所私立大學震旦學院。早在他從歐美遊歷返國之際，馬相伯即已決心要辦一所新式的中國大學，這個心願一擱置便是十六七年。一九〇三他辦震旦，動機竟是由梁起超，蔡元培，張菊生，汪康年等人請馬相伯教拉丁文所引起，尤其蔡元培，當時他正在徐家匯南洋公學任教，他只有清晨得空，所以每

天早晨五點鐘就走四五里路，到土山灣馬相伯的寓所，站在門外低聲的喊：

「相伯、相伯！」

吵醒了馬相伯，推窗外望，見到的必定是好學不倦的蔡元培。但是馬相伯却不能答應他立刻傳授的要求，因為他每天早晨起床以後，先要祈禱。接連幾次蔡元培快快而返，馬相伯一想起他來回白走十里路，心中總是覺得不忍。有一次，他便向蔡元培建議：

「你何不在你學校裏挑些比較優秀的青年學生，跟你一道來，由我規定時間，正式開班授課，豈不是更有益而切合實際嗎？」

教蔡元培援于右任

蔡元培歡喜無限，大為贊成，他很快的便介紹了二十四名學生，請馬相伯開班授課。不久，風聲所播，全國各地的好學之士，遠至川滇陝晉各省都有莘莘學子不遠萬里而來，堅欲拜在馬相伯的門下，內中還有八位翰林公，二十餘名舉人，使馬相伯頗難推却，因此，他乾脆完成十六七年前的心願，創辦了震旦學院。

馬相伯自任院長，手訂章程，首創學生自治制，課程注重文藝，崇尚科學，震旦學院創辦初期有一個原則，那就是想做官的莫來。

光緒三十年（一九〇四），馬相伯聽說有一名陝西三原舉人于右任，印了一部「半哭半笑樓詩集」，譏評時政，被陝西巡撫指為革命黨，嚴行緝拿，有「無論行抵何處，拿獲卽予正法之語。」于右任正赴開封應試，升允便派員追到開封，幸由同鄉李雨田命人間道急馳告警，于右任乃逃到上海。馬相伯卽派人把于右任招了

來，命他在震旦學院免費就讀，他告訴于右任說：

「我這是在盡國民一份子的義務。」

于右任非常感激，他改名換姓，以避免清吏耳目，用劉學裕的學名，成爲震旦學院的學生。

震旦學院辦了兩年，由於馬相伯生病告假，教務長南從周，將所有的章程全部更改，學生抗不從命。馬相伯唯恐自己在位，有礙南從周的改革措施，他向校方辭職。殊不知竟引起全體學生大譁，相率離校，震旦學院居然因之停辦。馬相伯爲使學生繼續學業，他只好另起爐灶。幸虧李鴻章督直時期的天津海關道周馥升任兩江總督，撥了吳淞營地七十餘畝，發給開辦費一萬，月撥經費二千元，再以吳淞提督行轅爲臨時校舍，方使馬相伯辦起了復旦公學，這便是復旦大學前身創辦的由來。

周馥當了兩江總督，馬相伯的風光便越來越好，他膺選丹陽商會的名譽會長，又應周馥之邀，到南京講演憲政。光緒三十二年（一九〇六）留日學生發生風潮，他更奉命東渡，辦理善後。三十三年（一九〇七）在日本發表演說，由名滿天下的梁啟超擔任紀錄，馬相伯提出了「愛國不忘讀書，讀書不忘愛國」的口號，贏得留日學生的熱烈鼓掌，風潮迅速平息。湖廣總督張之洞，不禁由衷讚佩的說：「馬相伯先生不愧爲中國第一位大演說家！」

宣統二年（一九一〇），經由清廷欽選，馬相伯膺任江蘇省諮議院議員。辛亥革命，民國肇造，孫中山先生就任臨時大總統，當年高壽七十有三的馬相伯，他在歡欣鼓舞之餘，勉力出任艱鉅，擔任第一任南京府尹（首都市長），又曾兼任江蘇都督府外交司司長，且曾一度代理江蘇都督。

民國二年（一九一三），馬相伯七十四歲了，他應教育總長蔡元培之邀，專程北上，擔任北京大學校長，

同時兼任總統府高等顧問。這以後，袁世凱繼任臨時大總統，馬相伯也在北京一住四年，袁世凱凜於馬相伯德高望重，蔚爲國之大老，對他也不得不敷衍敷衍，迭曾禮聘馬相伯爲參議院參議，參政院參政、平政院平政。可是，馬相伯之於袁世凱，那是瞭解得再清楚也沒有了，他根本就不予置理。民國五年袁世凱「綠」袍加身，洪憲稱帝。馬相伯立即準備飄然南下，怎奈老袁癡癡面目出現，他在馬相伯的寓所附近，密佈警察，不許這七十七歲的老人出都門一步。然而，五年六月六日老袁病卒。六年，馬相伯方自北京返抵上海，從此在徐家匯土山灣隱居，他祇是在八十一歲那年再去過一趟北方，住過一陣，民國十年又賦南歸，那時節他已是八十二歲高齡了。

國府委員鋼鐵政策

八十三歲（民國十一年），韓國鈞辭江蘇省省長職，馬相伯被推舉爲江蘇財政交代核算委員會會長，爲此他到過一趟南京。然而，當北洋軍閥宰制東南的孫傳芳一到，他馬上就回上海。八十七歲（十五年）上海的天主教教友創刊「天民報」，敦聘馬相伯爲總主筆，精神矍鑠，一事不苟的馬相伯，他頭一篇「發刊詞」就寫了兩萬多字。同年，他又出版了「致知淺說」一書。次年，他以八十八歲遐齡，猶仍孜孜矻矻，埋首筆硯，和天主教司鐸徐允明，合譯「靈心小史」。這一部書在他九十大慶的那一年問世。然後，又在九十一歲那一年上，替江蘇通志局撰「宗教門」稿，九十三歲發表「國難人民自救建議」，九十四歲印行「馬相伯先生國難言論集」，九十五歲撰「徐文定公與中國科學」，九十六歲撰「童鮑斯高聖傳」序，九十七歲，欣逢蔣委員長五秩華誕，馬相伯特地親書「壽」字爲賀，還在其左註上「籠罩一切時期，無往不利」的由衷祝福。九十八歲，是他

的得意門生于右任六十初度之辰，馬相伯還作了一首詩相勉，馬相伯一向是很少作詩的，由此九十八歲一詩亦可想見他對於右任的重視。同年，他所彙譯的「四聖史」宣告脫稿。九十九歲，他還完成了他的最後著作：「停止黨爭一致對外」，一個人的寫作生涯能够延續到九十九歲，古今中外，時至今日，猶仍：「前不見古人」，唯馬相伯得天獨厚。

自從民國十五年蔣總司令率師北伐，打倒軍閥，十六年京滬重光，結束了垂十五載的北洋軍閥統治之局。馬相伯以八十九歲的中與人瑞，就此精神一振，與以往的蟄居時期，判若二人。他開始參加社會活動，致力中興鼓吹，頗作振奮士氣民心的演說，發表團結禦侮的論著。愛國精神老而彌堅。民國二十八年四月五日，國民政府公布褒嘉令，推許馬相伯：「……近自禦侮軍興，入佐中樞，秉老當益壯之精神，參抗戰救國之大計。忠忱碩望，宇內同欽。茲已壽登百齡，襟裾豪邁無減當年。匪夷民族之英，抑亦國家之瑞。」確是全無溢美之詞的。

想當年，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，馬相伯高壽九十有二，他正住在上海土山灣，埋頭著作。一聽說東北告警，日寇入侵，他頓時就忠義激發，寢食俱廢。任何人前往謁見，他必定怒髮上指，目眦幾裂的說：

「國亡無日，非朝野一心，武力抵抗，無以自救！」

翌年，一二八淞滬之戰，中樞舉行國難會議，這位九十三歲的老先生，奮力振筆直書，寫成了洋洋洒洒的「實施民治，促進憲政，以紓國難案」為苦難中的祖國妥擬方針大計。同時，他更策杖奔走，發起組織中國民治促成會，江蘇省國難會，不忍人會，號召大眾為國家多盡一點力量。當日軍源源登陸，親友門生紛紛前往苦勸他遷入上海租界，免得遭了日本人的毒手。九十三歲的相伯老人不但不走，他反而遣散僕從，獨居危樓，

在槍砲聲中寫一篇「國難人民自救建議」，寄給天津益世報發表，他憑恃滿腔愛國熱誠，挾一支風雷之筆，倒要跟日本皇軍拼拼看，看他們敢對他這九三老人怎麼樣？其結果，仍還是正義伸張，馬相伯在日軍環伺中安然無恙！相伯老人的英勇作爲，不知道鼓舞了幾億萬中華兒女的敵愾同仇，堅強抵抗的決心！

民國二十五年（一九三六），丹陽設立相伯圖書館，九十七歲的老人，立即慨捐所珍藏的中外圖書八千七百卷。這一年的冬天，天主教南京主教于斌博士奉請馬相伯入京，馬相伯欣然前往。民國二十六年（一九三七）馬相伯九十八歲，中央選任他爲國民政府委員，從此他入佐中樞，與聞抗戰大計。七七變作，馬相伯憤懣莫名，他花了兩天的時間，寫下一篇廣播稿，還親自到中央廣播電台，以「鋼鐵政策」爲題，呼籲全國同胞奮起救國。三閱月後，上海失陷，日軍兵分三路猛攻首都。九十八歲的馬相伯，在敵機轟炸，敵炮怒吼聲中仍還在要跟日本人拼一拼，他決心以身殉城，堅持不走，但却禁不住李宗仁，馮玉祥再三苦勸，輾轉奔赴大後方，在廣西桂林的風洞山住下。

登茲壽城國與同榮

馬相伯在桂林，時刻以前方戰爭，後方民衆爲念。同時對於國內政局，尤有堅定有力的主張。九十九歲，他還發表了國人爭睹的「停止黨爭一致對外」的文章，語語警惕，全力支持 蔣委員長抗戰到底，勝利第一的既定決策。那一年的春天，陽曆四月十七日以前，廣西省政府主席黃旭初爲了慶祝馬相伯九十九歲壽誕，發起千齡會。十一月，監察院長于右任因爲馬相伯年老畏寒，請他移居昆明，馬相伯欣然應允。十一月十八日自桂林啓程，二十七日抵達越南境內的涼山。馬相伯突然得了病，祇好在涼山就地療養。有誰想到，畢生愛國從不

後人的馬相伯，這位舉世欽重的中與人瑞，偏就在國境之外度過他的期頤大壽，而且竟在涼山一病不起。

民國二十八年（一九三九）四月六日，馬相伯期頤之慶，全國各地同胞，同爲這一位「中與人瑞馬相伯」舉行遙祝百齡典禮，戰時陪都重慶各界則在銀行公會集會慶祝，會場上懸掛于右任的一副賀聯，文曰：

當全民族抗戰之時，遙祝百齡，與將士同呼萬歲；

自新教育發明以後，宏開復旦，論精神獨有千秋。

同時，國民政府還公布褒嘉令，爲馬相伯祝壽。此一罕見其匹的褒嘉令，一開頭便頌揚備至的說：

「國民政府委員馬良，學貫中西，名德夙著。中年以後，慨捐巨款，倡學海濱，樂育英才，贊勳匪後，爲功尤鉅……載頒明令，特予褒嘉，以旌勳賢，而資矜式。此令。」

當天，監察院全體同仁，還曾致電越南涼山，遙申慶賀，詞曰：

「瞻依南斗，炳耀中樞，策建國於方成，欣期頤之已屆。登茲壽域，國與同榮，日進康強，遙申嵩祝！」

于右任爲乃師的百齡壽辰，還寫了一篇長文，題曰：「百歲青年馬相伯先生」他在這一篇長文的未段，衷心祝禱的說：

「……如上所述，但舉少年精神一義，以概括先生之生平，於先生之嘉言懿行，自難得其百一。然高山景行，其則不遠。今當精神動員，爭取抗戰勝利之時。設吾人能由此一義，效法先生，靖獻其身於國家民族。使先生以百歲高齡，早覩中興之治，則余之此文，庶幾其不虛作，而不致以曲解師說，爲先生所訶歎！」

然而，很不幸的，馬相伯却在抗戰大業未竟，長沙捷報初傳之際，即已溘然長逝，一瞑不視。百齡人瑞，死在民國二十八年（一九三九）十一月四日。所以，十四天後，十一月十八日國民政府頒令：

「國民政府委員馬良，學識宏通，神明貞固。早歲精研科學，講求時務，敝歷中外，望重一時。自捐巨款，在滬創辦學校，殫心教育，垂四十年，成就人才甚衆。近年廣懷禦侮，入贊中樞，方冀長亨遐齡，爲國矜式。遽聞溘世，悼惜良深。着發給治喪費三千元。生平事蹟，存備宣付史館，用示國家篤念勛者之至意。此令。」

噩耗傳抵重慶，十一月二十六日，重慶各界舉行追悼會，于右任又哭之以聯：

光榮歸上帝；

生死護中華。